

1949

50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中篇小说卷

〈中〉

成
一
◆
主
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13903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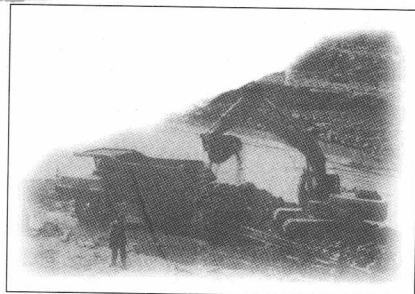
50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

中篇小说卷

〈中〉



张成一
发◆主
◆副主 编
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390389



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1949—1999

中篇小说卷 (中)
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

血泪草台班

小城

长牙齿的土地



黄河在这儿 转了个弯

◆ 田东照

1

人说天下黄河十八弯。也有说九十九道弯的。也许并不矛盾，后者是包括了许多小弯吧？

这里算不算其中一弯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弯度是够可以的。在这里，是违背“黄河向东流”这个常识的：水是由北而来，在这里一撞，又调头西去。傍晚时看得最分明，那水追着远处衔山的夕阳而去，这时候，你很容易产生一种可笑的错觉：好像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，突然间发生相反的变化，黄河要倒流回它的发源地去了。

河湾石岸上，座落着一个百十户的小村庄，叫石台。街道是用石板铺的，高高低低，使人担心穿高跟鞋的女人怎么走？院墙、屋墙也是石头砌的，到处是石头建筑，而且房屋高，院墙高，有种城堡的感觉，显得笨重而拙朴。人们的语言上，也带出一些古朴味来：演电影叫耍电影，使人很容易想到过去人们仅能享受到的“耍猴”、“耍把戏”之类的娱

乐；念书叫念字，大约也是学校还没有数理化课程的那个时代延用下来的习惯用语吧？

石垆沿看河，槐树场聊扯，至今仍是石台人的两大精神享受。看河多是婆姨女子们。她们出不了远门，活动范围是家里、院里、村里，顶多一年里到河口镇赶上几回集。戏看不上，要电影，也极有限，一年只要两三次。憋闷了，就到石垆沿看看河。平时，水势平缓，从容赶路，极像过队伍，看得心里坦荡而舒展。发大水时，浊浪奔腾咆哮，漂浮着树木、瓜菜，以至一头牛、一个人，这时就奔跑、呼叫，也算是对寂闷心境的一种刺激。当然，从娱悦的角度讲，最主要的还是看船。船上有人有货，那些艄公汉们总要冲着她们唱上几句带点荤味儿的小调，她们也不在乎，或笑或骂，那才真有一点儿味儿呢！

聚集在槐树场聊扯，那是男人们的事。抽烟喝水，谈天说地，爱说的说，爱听的听，爱议论的可以大发议论，爱吹呼的可以尽情吹呼。当然看河他们也不误，那是捎捎带带的事。一旦有长船^①下来，特别是要进湾停歇的船只，他们是必看的。和艄公们唠咯几句，听听从上游带来的新闻趣事，末了再带到槐树场来细细咀嚼，也是十分有滋有味的事儿。

这天晌午，石台的人们正在享受他们这种独有的精神生活。俗话说：四月的河路，十月的羊肉。在现正当农历四月，正是行船的绝好季节。吃过晌午饭，洗涮完锅碗，婆姨女子们就来到石垆沿站下一排溜儿，说着笑着。离石垆沿有几丈远的槐树场上，也已坐下一片人。几个年轻人站在人群里，同时把手圈成喇叭形，朝四面招徕听众：“听朱导演

① 长船即长途运输船，加个“长”字与渡口相区别。

说戏喽!快!”几声呼喊,催得那些吃得过饱而正在蹒跚的人们,加快了步子,惟恐误过开头,闹不清来龙去脉。因为朱导演一旦说到劲头上,那是不喜欢别人插问的。

转眼间,老槐树下的人便多起来。场地公用,座位自备。一等座属于村里八十高龄的赵家长者赵天堂老汉。儿子为他买了一把藤椅,从此人椅相随,每到槐树场,重孙子就跟着把藤椅搬过来。老汉在这一片人当中高高在上,觉得很合乎他的身分,自是得意。二等座是一些年轻人带来的小马札,都是出于木匠刘双喜的手,当然双喜本人也带了一个来。其余的人就谈不上座位了,在土场上或蹲或坐,满不在乎。场上惟一站着的人,是请假回家的大学生赵维。他没带小马札,可盘腿坐地,容易弄弯弄脏裤子,所以侧身靠树干站着。

朱导演在人们的正中而坐。因患过漏疮,屁股下总不离那块獾皮坐垫。年龄不到六十,可脑袋谢顶得只留下一圈稀稀拉拉的头发。此人从小唱戏,后来当了县剧团导演,困难时期自愿辞职回家,再没出去。一肚子戏文憋得难受,加之肚子圆了,兴致高了,就常给人们说戏。可天天讲,毕竟有点不够用,想到该节约着点,就定了一条:逢五才讲,即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,一月三次。今天该是说戏的日子,他便早早地提着獾皮垫,端着白磁茶壶来到这里。现在,呷了一口茶,咂咂嘴,目光朝场上一扫,正要开讲,石罅沿的婆姨女子中,有人叫起来:“长船下来了!”接着,便争论开来:有的说是保德家,有的说是兴县家;有的说那老艄面熟,有的说从来没见过。婆姨们的争论,吸引了槐树场的男人们,于是便有不少人涌到石罅沿来看个究竟。或蹲或站,同婆姨们的队列接起来,排成长长的一溜儿,好像对黄河船只进行

检阅。

河与村，只有这一壑之隔。石壑有丈余高，下面石缝里长了一棵棵小松树，正好拴船。小树之间，人工凿出几个石窝，便是停船后船工们上下的通道。

黄河晌午是银的，太阳落山时是金的。此刻河面上反射着阳光，白灿灿，一片银光闪烁。那条装满货物的沉重的长船在银亮的河当心，犹如一片浮叶那样，随波逐流，轻快地漂流而来。船工们显得十分消闲。老艄手握尾棹，并不划；艄公们的腰棹也都压起，离开水面。待船行至石壑沿稍稍靠上的地方，才看出了人力操纵的作用——那船尾的老艄要棹了，长长喊了一声：“棹——”，艄公们便一起动作起来，船头才开始偏转，慢慢驶向湾里来。

那老艄紧盯河道的两眼闲下了，便朝着石壑沿上的人们，扯开沙哑的破嗓门悠悠唱起来：
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，
湾里那怪事数不完：
狗长圪杈角，
公鸡下大蛋；
炕上的猫儿一舒腰，
哎呀呀——
变成一条大灰狼。
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，
湾里家家泪汪汪：
锅里无米下，
窑顶空冒烟，

梦里和老婆亲嘴嘴，

哎呀呀——

抱着枕头瞎折翻。

这是一支古老的船工谣。传说这黄河上的湾，都是黄龙生了气，一头撞出来的。因此，凡是黄河转弯的地方，荒诞悲切的事情就多，便留下这么一支船工谣。后来，这歌谣有了变化，只保留了“黄河在这转了个弯”作为开头，下面的内容不完全是荒诞凄怆的了，或抒情，或咏物，或悲或喜，或雅或俗，多按本人的心情并结合当地情况而即兴措词。老艄今天不知是想到了什么伤心事，又把那老掉牙的词儿搬出来了。

“喂，老艄师傅，这词儿得改改了。怎么老是两眼泪汪汪呀？”大学生赵维首先朝河里喊道。

婆姨女子们也跟着叫喊起来：

“尽是不吉利话！”

“比吡怪子^①叫还难听哩！”

“往后进我们的湾，不许这么唱！”

……

那老艄仰头望着这些批评者，呵呵笑道：

“不让唱这个呀？那……三牛，替我来几句新的。”

那叫三牛的青年艄公汉眼早瞧着婆姨们了，此刻额头上——拍，唱起来：

黄河在这转了个弯，

① 方言，吡怪子即猫头鹰。

湾湾里站着个好婆娘，
端溜溜的身子怪好看，
哎呀呀——
两眼正眨哥哥的船。

谁都听得出来，这是冲着青青唱的。青青就是婆姨行列中最边一个。蛋形脸，丹凤眼，面皮白而且嫩，比她三十五岁的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得多。中等身材，衣着也并不特殊，只是裤比别人的长，袄比别人的短，显得精干了许多。按朱导演的话讲，叫做“线条很美”。村里人不懂线条一说，便按各自的语言评价。有的说：“家伙，实在俊哩！”也有人说：“那妖精不是好东西，真能勾人哩！”骂虽骂，毕竟还是承认了她的魅力。

对于艄公们的调情词儿，青青本人倒满不在乎地微笑着，婆姨们却生了公愤，像爆豆子一般骂起来：

“当心闪了舌头！”

“不怕喉咙上会长疮？”

“照照镜子，自个是甚模样！”

“不害羞！”

唱几句调笑的歌儿，原本是为了得到反响。艄公们挨了骂，反倒乐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喂，说句正经话吧。”船尾的老艄公等婆姨们骂完了，朝石埂沿喊道，“你们村的赵大在不在？”

“问他有甚事！”木匠刘双喜问。他是赵大的好朋友，凡涉及到赵大的事，他都格外关心。

“有当紧事哩。麻烦哪位大兄弟、大妹子给老哥哥叫一

声，让他到船上来。”

“他不会下去的，你自个上来吧。”

“这么架子大？”

“没听说过三请诸葛亮？哪有叫一声就下去的道理？”

船在崖跟底停下来。在别人拴船的当儿，老艄便踏着船帮，扳住小松树爬了两级，然后伸出手，向塆上的人求援。

跟前正好是婆姨们。她们不肯帮忙，冲他喊道：

“有本事自个爬上来！”

“掉下去才好哩！”

最后，还是叫青青的那女人走过去，一把将他拽上来。

老艄朝青青认真地看了一眼，双手抱拳，一语双关地说：

“这位大妹子真好！”

“大妹子是好。”双喜走过来同他开玩笑，“可不要忘了你是上来找赵大的呀！你认识他？”

“哎呀呀！”老艄感慨道，“敢是我多年不跑船，被你们忘记了。赵大是我吴有贵的好朋友呀！”

双喜想起赵大说过他的情况，“噢”了一声，接住同他开玩笑：

“狗改不了吃屎！不怕坐着船沿村游斗了？”

“游斗？”老艄吴有贵摇摇头，“人都是属鸡的，棍子来了，跑狗日的，棍子不来，就叼它几口吃。胆大日虎×，胆小连母狗都日不上。不是？”

人们哄地笑起来。婆姨们掩嘴而骂：

“好人不扳船！”

“扳船没好人！”

“艄公汉的嘴，是六月的茅坑！”

“比茅坑还脏哩!”

男人们却对老艄的话感兴趣，点头赞同：

“这话对着哩!”

“过一时说一时，管它呢!”

“这才算精巴人!”

吴有贵分别朝男女双方点头微笑，然后问道：

“赵大还住老地方?”

“我领你去。”青青自告奋勇地引老艄走了。

双喜也挟起小马札跟了去。

槐树场的西边，一条小巷的尽头，有一个土墙院。正面两眼窑，一眼住人，一眼空着。西边两间房，一间作圈，一间放草。院里杂乱无章，隔夜的牛粪还在地上摆着，被踢到一边去，留下忽拉下的印子。门虚掩着。双喜推门进去，“咦”了一声又退出来。

“没锁门，想必没走远吧?”老艄吴有贵打量着院里说。

双喜站在门口，转着身子四下打量。青青朝他一戳，一指，轻声说：“你吼一声。”

双喜赶忙走近土墙，朝墙外冒喊起来：

“赵大!有人找你!”

吴有贵奇怪了：墙外是一面禾场，场边有棵老柳树，靠树是一个四四方方的谷草垛。根本没个人影儿，他在叫谁呀?

正当这时，草垛上沙沙有声，突然坐起一个人来，上身像半截塔，背朝着这儿，懒懒地问：

“甚事儿?”

“赵大兄弟，不认识我啦?”吴有贵朝他扬了扬手。

赵大转过身一看，“呵”了一声，一出溜跳下来。好个彪形大汉，比面前的两个男人高出多半个脑袋。他憨憨地笑着，朝窑一指：

“吴师傅，多时不见了，快进家喝碗水。”

“不喝水。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。”

“甚事儿？”

“我刚打下两条船，就揽了批货物，是下晋南的。得请个硬老艄。扳着指头数来数去，就挑中个你。”

赵大摸着脖颈不说话。

“钱不少给。如今雇老艄一般是跑一趟三百，我还可以多给点。相信老哥吧？”

赵大依然不作声，摸脖颈的手移到光葫芦头上去，轻轻挠了几下，跟着摇起头来：

“我不想受那份罪了。”

“嫌票子扎手？”老艄不解地说，“我知道，你们村地少，又都是山地，凭种庄稼是发不了财的。”

“总不会饿死我头上的虱子吧？”赵大苦笑笑，“我不想发财。”

旁边的刘双喜听清了老艄的来意，很有点失望，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我拽他出去，他都不去呢。他并不发愁挣不下钱。就在村里，有一下没一下，捎捎带带的，就存下一千多票子了。他发愁的是没人花钱呀！吴师傅，你难道不了解他的情况？”

“老底子我清楚。”老艄公叹了一口气，“可不知道他如今还没闹过家口呀！”

双方沉默片刻。吴有贵说：“去不去，你先想想。这个

挣钱口儿老哥给你留着，甚时来也行。只是眼下得帮哥一帮忙。”

“帮甚忙？”赵大问。

“多年不流船了，过虎口碛有点把不准，你得帮哥渡一下碛。”

“这行。”赵大爽快地答应了。

青青朝老艄得意地一瞥，然后瞧住赵大抿嘴笑着。双喜也为朋友有这么一手感到自豪。

他们厮跟着从院里走出来。

来到石楞沿时，吴有贵问道：“要不要到下面看看去？”但凡船只过碛之前，老艄总要停下船来，仔细观察一下碛架的变化情况。他是提醒赵大，不可疏忽。

赵大朝下游的碛架望去。那里暴起无数小浪头，像一口沸腾的大锅，闪闪烁烁，白花花一片。

俗话说：有一口必有一碛。口，就是黄河支流的入口处。由此可见，是支流河里发大水时，冲来了大量沙、石，进入黄河后，流速缓慢了，便沉积下来，成为河道上的一个个关口——碛。下面这个碛，谓之“虎口”，可见其艰险。而且碛架又不固定，发一次大水，就会有一次变化，难以捉摸。因此远路下来的老艄，不敢贸然渡碛，就得请当地老艄掌船。赵大的父亲就当了半辈子渡碛老艄。

“没事。”赵大望了一眼，便拽住双喜的手往下走。

赵大已好几年不摸棹了。因此一登上船，便回想起过去的时光，既亢奋，又辛酸，摸着光葫芦头，说不清是种什么滋味。

吴有贵走到船尾，双手握住尾棹，十分慎重地朝赵大一推，说：

“请，老弟！”

赵大没有客气，接过尾棹。心里更不平静。俗话说，船令胜军令。所以用一个“胜”字，是说军队打不胜，可以撤退，转移；而船却胜败在此一举，绝无半步退路。因此那做老艄的，别看平时粗野，浑身毛病，可一旦登上船尾，握住尾棹，其威严绝不亚于一个将军。对于他的命令，掌腰棹的艄公汉们只有绝对服从的份。

可是眼下，这一伙年轻气盛的艄公汉们，对于师傅突然请来的这个人却有点不服气。便互相传递着眼色，要试试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。当老艄没取得信任之前，被艄公们要笑是常有的事。

吴有贵解开船，拿起杆，戳到崖上去，猛一使劲，船就倏地离开岸崖，朝深水里漂去。赵大趁这时机，在尾棹上扳了一把，喊了一声：

“棹——”

艄公们好像没有听见，吸烟的，手伸进袄襟里搔痒的，磨磨蹭蹭，没有一个动棹。

“棹！两扇扳！”赵大声音短促，有力，带有几分不满。

这回，上棹懒洋洋地开始动了，下棹依然不动。

赵大眉头蹙蹙，趁势扳了一把尾棹，将船头拨转过来，便放开棹把，蹲到船舱里去。

吴有贵的脸顿时阴了，但须臾又晴了，点了一支烟，吸了两口问：

“你们是弄船人家的子弟，都是在这黄河边上长大的。我考你们一件事。”

艄公们都挤眉弄眼地瞧着他。

“听说过小河神的故事没？”吴有贵问。

“听说过。”艄公们答。

是的，他们都听说过。那时他们还小，是听大人们讲的。说有一个年轻艄公，在一次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为了抢救湾里的一条船，结果被船带到河里去。风雨如鞭，浊浪排空，那青年竟独驾孤舟，闯过五道碛架，漂流三百里，最后终于把船弄到岸边去。有趣的是，当那青年回到村里时，已是第四天的半夜时分了。村里人曾到几十里的下游找他的尸首，终未找到，便以草人代尸，已经埋葬了他。因此当他拍着门板叫门时，他妈竟不敢相信是他，嚤嚤地哭着说：“我孩儿早没命了，敢是冤魂不散吧？你走吧，孩子！要甚，给妈托个梦，妈给你上坟里烧。”……打那以后，便得了个在弄船的人看来很不简单的绰号——小河神。现在，吴师傅提起这事，是什么意思？莫非……

“我告你们！”吴有贵说话了，“睁大你们那烧布窟窿眼看看，他，就是那小河神！”

噢？！艄公们惊得面面相觑，吐出来的舌头缩不进去。还是那叫三牛的艄公首先反应过来，忙站起来，抱拳赔情道：

“赵师傅，都怪我们有眼无珠，你别见怪。”

“是呀！”另一个艄公说，“正像吴师傅骂的，我们这眼呀，是两个烧布窟窿，不识真行家。”

吴有贵转向赵大：“年轻娃子，别和他们见怪。咱走吧。”

赵大没作声，站起来，抓住了棹把。这一回，艄公们说一不二，服服帖帖，船很快划向河中心去。

离虎口碛还有二里地。这一段水势平稳，是用不着扳的。艄公们都停下来，互相窃窃私语着刚才有眼不识泰山的

懊悔。赵大手扶棹把，甚至连河道都不待看，把脸转到一边去，望着右岸。右岸就是陕西境地。河滩上跑来几个孩子，转眼间脱个精光，扑通扑通，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河去。他想起来了，现在是四月天，能下河了。他小时也是这样，一到四月天，就每天晌午泡在水里。他看着看着，眼前出现了另一幕情景：耳边突然响起一声尖厉的呼叫：“谁下河呀？快上来！快！”那是他们小学的女老师跑来了。她是从离黄河几十里的地方调来的，以为一下河就会淹死，吓得不得了。当时，同学们都愣了神。跑是跑不脱了，因为衣裳还在老师那面放着。他们是他们的领袖，便想出一个办法来：双手掬着稀泥糊糊朝头上脸上一涂抹，然后跑过去取衣裳。尽管同老师打了个照面，老师也没法辨出是哪个来。他们叼起衣裳溜烟地跑了，到那面小沟的清水里一洗，赶忙回学校去。待老师气喘吁吁地回到学校时，他们的光葫芦头早干了，各坐各位，端端正正，装模作样。老师审问半天毫无结果，竟气得刷刷地掉起泪来……

接下去，他又想到捞河柴。那简直是一场激烈的战斗，但战斗的序幕从白天晚上就拉开了。那是几个老船工们在槐树场乘凉时（他父亲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），根据上游很远地方的几下闪电，或是晚霞、云畔、风向等，就作出判断：明天大约在什么时候，准有大水下来。于是，这场战斗就算布置下去了。婆姨们赶忙回家蒸干粮。第二天，当带有柴草沫子的水头一到，人们就跳进水里去。男人们脱个精光，处于最前线；婆姨们毫不避讳，挽起裤腿站在浅水里，给男人们供应干粮，或传递捞住的柴炭。大点的孩子们，活跃在男子汉和婆姨们之间作帮手。他呢，并不甘心这个位置，有时为了抢捞一棵小树，竟像泥鳅一般，从男人们的腿

脊窝里钻过去。头碰了大人的“鸡鸡”也不在乎。那过世的本家叔叔赵毛旦，就不时喊一声：“哎呀，我的侄儿！你小心把叔叔的本钱碰掉了！”引得人们哄地笑起来……

他想到这里，独自笑了。他从黄河里找到了逝去的童年，找到了一点轻松和欢快。但是，他不能再往下想了，忙掉转过头来。

“快到了。”吴有贵轻声提醒道。

赵大点点头。两眼盯着下面的河道。

百十步之外，便是有名的虎口碛。那是一块露出水面的巨石，中间有个空洞，酷似老虎张开血盆大口。这是过虎口碛的第一道难关。其奥妙在于：你要有敢入虎口的勇气，船头照准虎口行。虎口处，水的回荡力量很大，只需尾棹一拨，腰棹一扳，就正好从“虎”的嘴岔上通过去。当然，这需要对情况高度熟悉、镇定、果断和敏捷。要是不了解这个情况，老早就想躲开“虎口”，或是临到“虎口”，胆怯、犹豫、手脚迟慢，那就坏了事：轻者船搁暗礁，动不了窝；重则船破人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吴有贵以前从这里多次流过船，知道这情况。他担心的是过了“虎口”以后的碛架（暗礁滩），那是每发一次大水都会有变化的。因此他此时很平静。倒是那些青年艄公们却有些沉不住气了，见船直向虎口冲去，满脸惊疑，不时回过头来瞧赵大。

吴有贵站在赵大身旁，朝他们叮咛了一句：

“莫慌。听令！”

船已流向“虎口”。赵大将尾棹一拨，喊了一声：

“上棹！”

船明明要钻进“虎口”里去了，却奇迹般地一拐，从